



雷馬克著沈叔之譯

開明書店

目次

總退卻·····	一
酒場的一夜·····	三五
離別的合唱·····	五
水兵的襲擊·····	八
歸家·····	一〇六
酒場的曹長·····	一二
墓穴·····	一三
甜酒·····	一五
街頭·····	一六

狗啊快走吧.....	一七五
戰友之妻.....	一八八
進學校.....	三九
捕魚.....	二四
狂人之歌.....	二五
母與子.....	二六四

總退卻

道路一直線地連接着很遠的曠野。村落睡熟在灰色的微光裏面。街樹的枝條被風吹着，發出了簌簌的聲音。於是，樹葉一片片的落了下來。

穿着非常醜陋的，褪了色的軍服的灰色縱隊，好像背縛一般的搬動沈重的脚步，在這路上帶喘地走着。

鐵盔下面可以看到的鬚髮蓬鬆的那種悲慘的顏面，因為飢渴和貧窮而變成非常的憔悴，眼睛深深的凹進，那種淒慘的情狀，好像完全溶解在表示淒厲猶猛和死亡的線條裏面。他們祇是一聲不響地一步步的走着。這種情狀，如實地表示出他們如何的從遙遠的地方走來，怎樣地在貨車裏面挨擠，如何地在塹壕中間的蹲伏，以及怎樣的在漏斗形的砲彈穴裏面潛藏。是的，他們現在，祇是一聲不響的望着這條道路筆直的走着。望着

故鄉……望着和平……一聲不響地。

鬚髮蓬鬆的老兵和不滿二十歲的，躑躅地走着的戰友們之間，差不多完全的失去了他們的差別。祇在他們旁邊，陪着一位少尉老爺。

所謂少尉老爺，實際上也還是一個孩子。可是這樣一個孩子，居然能夠在那樣夜以繼日的激烈的突擊裏面，完全的遂行了他的指揮和號令的職分。

他們後面，跟着差不多全滅了的一個中隊所謂中隊，祇是剩了一種名義，他們不帶食糧彈藥，躑躅地空着肚子，正像半病人一般的勉強地走着。可是，祇有他們的腫子，還是好像現在有些什麼不能了解一般，癡癡的望着前面。從地獄的底下解放出來的人們，——爲着生活，向着後方走去。

*

儘可能的慢慢的行進。這不僅因爲我們已經非常疲倦，同時因爲我們還是帶着負傷的人們。因爲這種緣故，我們這一隊特別的遺剩在這樣的後方。這兒丘陵很多。所以走

到一處隆起的地方，一邊可以看見若干我們退卻組的殘部，他方可以望見可怕地密集了的，一直蜿蜒地連接雲際的，跟在我們後面的隊伍。那是美國的軍隊。正像大河的決口一樣，這個縱隊擠滿了街樹的中間，不斷的望着前面推動。波浪一般的刺刀的閃亮，倉皇的沿着全線閃動。周圍的曠野，還是非常的沈寂。樹木的枝條筆直的向着天空，帶着秋天的蕭殺，無關心地望着這些衝擁過來的洪水。

這樣，我們就在一個小村裏面過了一夜。第二天正想出發的時候，兩個傷兵拼命的喊着創痛。麥克士·伐爾從背囊裏面取出繃帶盒子，再從胡亂的行李裏面拿出溫度表來。考爾脫霍司溫順地將牠挾在脅下。可是那個臂上受了子彈，同時又患了激烈的下痢的路特維許·勃拉耶，卻是無論如何也是不肯聽話。他尖着嘴巴，說道反正不能治好，用不着這種無謂的麻煩。將他說服，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。

當然，他們兩個都是帶着很高的熱度。伐爾非常機敏的給他們換了新的紗布，再給他們吞了幾粒阿司匹靈錠劑。兩個都是一口的吞了下去。各自的收拾行李，很快的開始

了出發的準備。

我們住的那間民家的後方，有一條岸邊長着楊柳的小溪，和此並行，還有一條狹窄的小路。我們依着這條小路走去。在前面的，是郭淑來。走到小路和大道接觸的地方，郭淑來突然狠狠地站住，嘴裏喊了出來。

「喂，當心！」

聽到這種聲音，我們擬着步槍，本能地散了開來。郭淑來已經伏在街樹旁邊的凹地上面，對準了他的標的。尤潑和屈洛斯凱躲在接骨木的樹蔭，取了跪下的姿勢。惠利·霍馬耶很快的從他腰帶裏面取出溜彈，連那病人的勃拉耶和考爾脫霍司，也好好的取了戰鬥的姿勢。

沿着村道跑來的，明明的是美國的軍隊。他們一起的帶說帶笑。追着我們的，好像是先鋒部隊裏面的前驅隊伍。

祇有亞特爾夫·倍德凱，這時候還是非常的鎮靜。擺着若無其事的臉嘴，望前走了。

幾步。伏下了的郭淑來，也是重新站了起來。大家好像如夢初醒，祇能帶羞的整了一整腰帶，重新將那擬好了的武器收了轉來。——對啊，從兩三天之前，不是已經完全沒有戰爭了嗎？

最初發見我們的時候，那些美國兵確也好像喫了一驚。嘈雜的談笑聲音，突然的中止了一下，這就是明白的證據。可是過了一刻，他們擺着嚴肅的樣子，一步步的和我們接近起來。我們退到農家小屋前面，將牠當作後方障壁，一聲不響的等着他們的出現。將那負傷的戰友，圍在我們的中間……

沈默的幾分鐘過去，對方走來一個大木一般的魁梧的美國兵士。他望着我們，帶笑地說：

「How, Comrades!」

倍德凱和他應答一般的舉起手來。

「Kamerad!」

緊張突如的消失。美國兵更加前進，過了一刻，我們完全被包圍在美國兵士的中間。這樣接近的觀察美國兵士，這是破天荒的事件。當然，我們從前也曾看過許多美國俘虜和他們的尸體。

這個瞬間，真使我們感到從來不會經歷過的奇妙的感覺！我們祇是一聲不響地對着他們癡看。他們畫着一個厚實的半圓，站在我們前面。都是身材高大，似乎孔武有力的人們！最使我們注意的，就是他們不論那個都是血色很好，似乎老是喫着很好的食品。年紀，也是平均的少壯，——他們之間，好像一個也沒有像我們這兒的亞特爾夫·倍德凱和弗爾企納特·郭淑來一般上了年紀的人們，——不，像倍德凱和郭淑來一般程度，我們這兒還不能歸入老兵的部類。其他隊伍裏面，更悲慘，更老耄的傢伙，還是不論多少都有。美國兵的年齡，雖則比較的少壯，可是像我門這兒的阿爾巴脫·屈洛斯克和加爾·蒲洛哀伽一般的孩子，卻也一個都沒有。——況且，像他們兩個一樣的程度，在其他部隊也是排不進孩子的部類的。

他們的軍服也是很新。外套更是非常的漂亮。皮鞋非常的堅固，好像一滴水都不能滲透，而且都和各人的大小非常的相稱。武器也是很好，雜囊裏面，似乎很重的裝滿了彈藥和食品。總而言之，什麼都是新鮮，什麼都是豐富，什麼地方也找不出一些陳舊和磨損了的痕跡。

站在這樣種類的人們前面，那是不論用怎樣偏袒的眼光觀看，我們的樣子，總是不能超過山賊的部類。軍服和上面說過一樣，已經不留痕跡的褪了顏色，變成襤褸一樣。這也是當然的。祇有一套軍服，你想，在這樣長久的期間，經過了多少的污辱和蹂躪！Argo-on的豪雨，Champagne的白土，Flanders的泥沼。外套也是一樣。炸裂彈手榴彈的破片，毫不客氣的將牠撕得粉碎，在那不熟練地補綴了的補釘上面，還是一處處的粘着泥土和凝結了的鮮血。皮鞋已經完全走了樣子，走路的時候，好像踏死田雞一樣的發出奇妙的聲音。武器已經磨滅，已經彎曲，什麼軍需品早已消費乾淨。不論那裏一個，都是一樣的骯髒，都是一樣的憔悴，而且都是一樣的到了疲勞的極點。

從前幹過什麼買賣，有過什麼經歷，到現在那裏還能區別。戰爭好像蒸汽碾軋機一樣，不斷的在我們身上轉着，而使我們變成完全一樣的形式。當然，勃拉耶，屈洛斯凱，蒲洛哀伽和我四個，都是同一地方出身，而且經過同一的中學和師範學校。可是到了現在，並不因為學友而特別的團結，就是其他的傢伙，也是變了和我們一點沒有差別。現在，互相扶助，已經變成了渾然的一體。勉強地說，祇有路特許·勃拉耶的軍服上面，因為他是陸軍少尉而戴着一副稍稍不同的肩章。可是，自從勃拉耶害病之後，我們真真的指揮官，已經變了和我們同為一個兵卒的皮鞋匠亞爾特夫·倍德凱了。

從後方不斷地增加起來的美兵，更加接近的擠在我們前面。廣場裏面，已經擠滿了這個好奇而喧噪的團體。在此，我們祇能將負傷的圍在中央，好像被威壓着一般的退到了廣場的角上。——這並不是因為對於對方害怕。因為在這時候，雙方已經變成即使要想離開也是不能實現的，有機的一體。在這當兒，美國人相互的擱着臂肘，悄悄的開始談論和指摘我們那種襤褸的服裝，和貧弱的用具。

這時候，突然有人跑到勃拉耶前面，打算給他一片白的麵包，頑強的勃拉耶雖則在他餓着肚子的眼裏發出異樣的光輝，可是依然嚥下一口饑沫，傲然的拒絕了他的施與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一方面突然的發出了驚異的喊聲……這是因爲看了我們所用的繃帶的緣故。名稱雖則叫做繃帶。可是實際上，祇在負傷者的創口上面胡亂地包些皺紙的代用紗布，再在上面縛了一根包紙用的繩子。他們喫驚地向後一退，碟子一般的睜圓了眼睛，不知說些什麼的悄悄的開始談論。在他們，知道了我們連繃帶都感到缺乏，一定是喫驚地在對我們表示悲痛的同情……可是，這種隆厚的同情，在我們身受的是感到如何的難受啊！

第一個和我們開口的喬木一般的大漢，上前一步，將他粗大的手掌按在倍德凱肩上，發出了宏大有力的聲音。「Deutsche gute Soldat（德國好的軍隊）」（在他，以爲這是用着德國話了）他繼續地喊：

「——Brave Soldat（勇敢的軍隊）」

這樣喊着，大家表示同意般的點了點頭。可是，我們沒有回答，塞住了喉嚨，什麼話都不能講出。自從這一禮拜以來，我們經歷了不能用言語形容一般的悲慘的心境。因為我們雖則在那震撼全軍的「和平」聲浪裏面歡喜，可是砲火依然的繼續，可怕的數字的生命，還是胡亂地死去。我們對於這些，沒有多的議論，依舊和那以前幹着一樣，祇是默然的激戰下去。因為這種緣故，應該還有兩百個人的中隊，最後減少到三十二個。在此，我們除出對於忠實地完成了自己的義務這一件事情表示滿足之外，什麼也不思慮，什麼也不感覺，祇是這樣坦然的到了現在。

可是現在，出於意外的被那美國兵士用着同情的眼光癡癡地望着，我們方纔明瞭了一切の意味。——總括一句，我們過去祇是幹着一切沒有意義的戰爭，祇要稍稍和這無限豐富地武裝了的縱隊比較一下，我們就能痛切地感到，對於這種實際的人和物的絕望的超越，我們過去如何地幹着盲目的自棄！到了現在，我們祇能懷喪地咬着嘴唇，眼對眼地望着。——啊啊！我們都是如何檻褓悲慘的人類的殘剩！這種譏笑的「勇敢」現

在不是連那嘲笑自己的價值都沒有了嗎？在這飢餓和疾病的可哀地受罪着的姿態中間，兵士般的完整的人物，不是一個都不剩了嗎？想到這種狀況，連這樣的我們，也是因為過分的悲慘，失卻了自憐和自慰的手段。——可是，等一下吧！——祇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明白，那樣地揮着自棄的蠻勇，那樣地殺害了人們的性命，而在結果上祇是博得了滑稽的徒勞……所以，一直維持到最後的那種不肯服輸的「誇耀」，現在才是那樣猛烈地震撼了我們的心靈。可是，這也可算悲傷的「誇耀」了吧……假使哭得出，那麼真想取着泰然不動的姿勢，暢暢的淌一下熱烈的眼淚。

亞特爾夫·倍德凱不高興地擺脫了按在自己臂上的美國兵的手臂。郭淑來咬緊牙關，癡癡地望着前面，路特維許·勃拉耶挺起胸脯，像那石像一般直立不動。——我們也是緊緊地捏着武器，傲然的擡起頭來。——這種時候，還能垂頭喪氣嗎？——放開眼界，可以看見我們走來的那處豁然的曠野。我們好像約好了一般的擺着嚴肅而緊張的容貌，重新想起以前敢行着，懊惱着，而終於放棄了的一切光景，而使自己的心臟熱烈地鼓

動起來。

在這個瞬間，我們究竟和什麼對立着呢？——對於這些問題，我們的眼睛已經模糊得不能看見。什麼理性，什麼常識，都已完全沒有。這種時候，祇要對方稍稍說出一些亂暴的言語，便會引起難以預料的結果。我們可以在那無意識的裏面猛然的起來，——即使對方是千軍萬馬——我們也會不管一切的撲上前去。好像野獸一樣，好像狂犬一樣，乃至好像惡鬼一樣地……還有什麼和平，所有的祇是戰爭！祇是——照舊的習慣性的——戰爭！

羣衆裏面，突然走出一個身體結實的軍曹一般的漢子，抓住和他最近的郭淑來，用他流暢的德國話談論起來。弗爾企納特·郭淑來喫了一驚，望後一退，大聲的喊了出來：「這傢伙能和我們一樣地講話呢！」對於左近的倍德凱表示了一下佩服的樣子，繼續地說：「怎樣，這不是了不起來嗎？」

和那素樸質訥的鄉下人郭淑來比較起來，那人或許可以說出更流暢更正確的德

語。據說大戰之前，曾在 Dresden 住過很久，在那地方，交結了許多德國人的朋友。

「在 Dresden 住過？」郭淑來更加驚異起來。「Dresden 那是我也住過兩年的……」

軍曹聽到這句說話，好像表示滿足一般的笑了出來。更進一步，他舉出了曾經住過的街道和門牌號數。「啊，那是和我住的地方相差不到五分鐘的路的。」弗爾企納特興奮地說。「住得那樣近，而雙方都不認識，那真是怪事了。那麼，那個寡婦保爾，你知道嗎？住在育哈尼司橫街角上的。黑頭髮，胖得這樣的，那是我住宿的房東。」

軍曹當然不知道這個名字。可是當他反問着認不認識一個叫做張達先生的會計師的時候，郭淑來也是不會知道。可是，對於那地方的美麗的 Elbe 河的清流，以及聳在河邊的古城的遺跡，他們兩個都有共通的回憶，因此，他們就是這樣的覺得意氣投合起來。弗爾企納特·郭淑來非常感動，用力的在那軍曹臂上拍了一下，說着：「啊，這不是很有趣嗎？你的德國話比我鄉下老頭子的講得更好，而且還在 Dresden 住過。喂，朋友！究竟爲着什麼，我們要這樣的互相敵對地打仗呢？」

軍曹露出長長的前齒，又是微微的笑了出來。對於郭淑來的疑問，他的回答好像也是不很知道。他抓出一把紙煙，送給他的朋友，於是郭淑來狠狠地接了過來？

一枝好的紙煙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，那是不限定郭淑來一個，凡是我們伴侶，恐怕誰都能夠驚喜若狂，不自禁地低頭行禮。我們以前所吸的叫做香煙的東西，實際上不過是毛繅的葉片和乾草混合了的物品。而且，這樣的成分，據說還是屬於上等的部類。根據伐倫金·拉赫亞的說話，更下等的普通紙煙，都是用乾燥了的馬糞和海藻製造了的東西。——拉赫亞以前曾經幹過紙煙的買賣，所以這一面消息，確是非常的詳細。假使這種說話可靠，那麼我們過去幾年之內，不知吸了多少森林和布片的了！

郭淑來意氣揚揚地將他自己浸在享樂的紫煙裏面。我們，祇在旁邊悄悄的聞了幾口香氣。祇有伐倫金·拉赫亞一個，好像完全忘記了體面和名譽，一刻兒在他臉上變了顏色。他的鼻孔上面，好像兩片翼翅一樣的奇妙地掀着。

「一口也不妨，讓我吸一下吧！」